

乱中有序

中緬陸路非法木材貿易



鸣谢

本报告是由环境调查署英国有限公司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UK Ltd) 撰写和编辑的。文件制作得到了英国国际发展部 (UKaid)、欧盟以及挪威发展合作署 (NORAD) 的资助。本出版物的内容完全是EIA的责任。



EIA对那些为这份报告的制作做出贡献、但出于安全原因必须保持匿名的个人表示感谢。

报告设计：
www.designsolutions.me.uk

2015年9月

除说明外，图片版权归EIA所有

中文翻译版本若与英文有出入，以英文原文为准。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

62/63 Upper Street, London N1 0NY, UK
Tel: +44 (0) 20 7354 7960
Fax: +44 (0) 20 7354 7961
email: uk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international.org

EIA US

P.O.Box 53343
Washington DC 20009 USA
Tel: +1 202 483 6621
Fax: +202 986 8626
email: usinfo@eia-international.org

封面图片：
运载原木的卡车在克钦邦一侧等待过境进入中国，2015年4月

目录

3 引言

4 缅甸的森林现状

6 缅中陆路木材贸易简史

8 EIA的调查

20 中国的角色

定位地图：



引言

2015年1月，缅甸军队突袭了克钦邦(Kachin State) 偏远山区的一个非法采伐现场。

这次行动导致155名中国公民被捕，他们是从邻近的云南省招募过来采伐林木和运输木材的。当这些中国劳工在2015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时，此案曾使得缅甸和中国之间的一度外交紧张。但仅仅几天后，缅甸总统发布大赦令，使这些人全部获释。

这起事件把跨越缅中边境的隐晦而秘密的非法木材贸易推到聚光灯下。过去20余年来，缅甸的珍贵原生森林遭到高度破坏性的采伐，来自这些伐木作业的木材畅通无阻地流入中国。这项非法业务每年价值数亿美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双边非法木材贸易之一。

在局外人眼里，这些跨境贸易似乎是混乱和复杂的。流入云南的大部分木材是在克钦邦采伐或经由该邦运输的，而克钦邦是少数民族政治团体与缅甸政府及其军队之间发生冲突的区域。在这里，各方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利于伐木和木材贸易，从授权中国企业采伐整座山，到在多个检查站向运载原木的卡车收费，甚至收取金条等。尽管克钦邦和云南省是边境木材贸易的中心，但这项贸易范围广泛，例如越过边境的原木越来越多是从缅甸内地，例如实皆省(Sagaing Division)采伐的，而木材入境中国后供应往南部和东部的工厂。

然而，环境调查署(EIA)进行的实地调查显示，在混乱的表面下，从缅甸到中国的陆路木材贸易存在着一条错综复杂和结构化的供应链，这条供应链分工明确、合作缜密以确保木材贸易畅通无阻。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包括：人脉深厚的中间人，他们能够拿到采伐权并将其转售；由商人组成的合作集团，他们在某些边境口岸形成一股垄断势力；以及中国境内的商贸公司，他们通过清关和纳税，把这些木材合法化了。

中缅非法木材贸易的高峰在2005年，那年有100万立方米的原木越过边境。此后出现了几年的简短间隙，原因是中国当局致力打击这项贸易。但这个间隙被证明是短暂的，目前贸易的规模再次接近高峰水平。中缅陆路木材贸易根据缅甸法律是非法的（缅甸法律要求所有木材从仰光港离境），而且违反了该国的原木出口禁令。它也违背中国政府宣示的尊重其他国家林业法律、反对非法采伐的政策。

这两个国家应当采取紧急而有效的行动，打击跨越两国陆路边境的大规模非法木材贸易。如今155名中国伐木工人已返回家园，如果不采取行动遏止这项贸易，其他人将取代他们，进一步的冲突、暴力和破坏森林的行为还会继续发生。

环境调查署
2015年9月





缅甸的森林现状

上图：
缅甸木材企业(MTE)的原木
贮木场，实皆省。

大湄公河次区域（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和中国南部）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片的天然森林，被广泛视为全球环境保护的一个工作重点。¹ 然而该地区正深陷一场环境危机。根据目前情况，预计至2030年，该地区的森林损失将达到3000万公顷，使该地区列入为全球十大“毁林前沿”。² 森林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商业的扩张、非法砍伐和不受监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威胁是由施政不力、法治缺乏以及负责保护森林的政府机构内部腐败而导致的。³

缅甸拥有该地区尚存的一些生态最完整的森林。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大片森林存在于该国南部的德林达依省(Tanintharyi)，以及北部的克钦邦、掸邦(Shan State)和实皆省。该国有大约50%的国土被天然林覆盖，其中10%是原始森林。⁴

缅甸的森林正在快速消失，而且日趋退化，天然森林覆盖率每年降低2%。⁵ 从2001年到2013年，该国总共失去了170万公顷森林覆盖。近年森林损失有所加快，从2009年之前的每年平均损失9.7万公顷翻倍，增至2009年以来每年平均损失18.5万公顷。⁶ 缅甸跻身于整个地区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列。

农产商业快速扩张各种经济作物（包括南方的橡胶、甘蔗和油棕榈）的种植，是对现有森林构成的主要威胁。⁷ 非法采伐也是毁林的重大推动因素，缅甸的森林已受到商业性砍伐的严重影响。⁸

这一波森林砍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越南以及泰国木材加工业和种植业需求的推动。对国内天然林采伐实行严格控制的这三个国家，转向从该地区森林资源丰富的其它国家（尤其是缅甸和老挝）寻求原材料的供应。缅甸成为主要目标之一，是因为该国拥有一些名贵树种，尤其是珍贵的柚木(*Tectona grandis*) 和酸枝红木(*Dalbergia spp.*)。该国与中国共享长达2129公里的陆地边界，而中国是目前全球非法木材的最大进口国。⁹

2014年4月1日，缅甸颁布了原木出口禁令，以求减缓森林消失的速度。然而，EIA调查显示，原木跨境贸易仍在继续，为庞大的中国木材加工业提供原材料。

除了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其标志是原木源源不断越过陆地边境流入中国）以外，缅甸政府的林业管理体制也导致了该国森林系统性的过度开发，例如官方的年度允许采伐量经常被超出。这在原木出口禁令实行前夕尤其明显：例如，在实皆省的Katha林业管理单位，尽管

年度允许采伐量只有1万2000株，2013-14年伐木季节却有6万株柚树被采伐。¹⁰

由于缅甸的全部土地都是国有的，因此所有类别的森林（储备森林、被保护的公共林和保护区体系）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¹¹ 在缅甸，森林管理的职权隶属环境保护和林业部(MOECAF)及其两个下属机构：林业局(FD)和缅甸木材企业(MTE)。

林业局的职责是实施缅甸的《森林法》，该局负责保护和管理森林。按照法律，MTE是获准从事采伐和木材贸易的唯一权威机构，它的实权比林业局更大。MTE是一家垄断企业，其宗旨是将森林开发的收入最大化。在缅甸，过度采伐包括与砍伐比建议量更大的特定树种原木，以及砍伐直径更小的原木。缅甸合法林业部门的有关做法显著加剧了毁林和森林退化。虽然MTE拥有采伐权，但采伐作业通常转包给大约100家企业，其中有很多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些企业作为服务提供者进行砍伐作业，通常从事林木采伐和运输相关活动。¹²

MTE还负责一套周密的标记锤标记制度，这些标记被加盖到原木和树干上。理论上，这套制度使供应链具有可追溯性。然而，由于MTE不在仓库对原木源头的森林类型加以区分，因此存在一个重大风险：来自多个供应来源的木材可能被混在一起。¹³ 木材可以相对容易地被插入一条供应链，具备所有正式文件，但整个流程却缺乏有关手续证明其合法、可追溯性。¹⁴

尽管法律框架和追溯制度在理论上似乎都很健全，但由于缅甸的政治大环境，在实践中存在普遍的违规违法行为。MTE的优先考虑是为政府、为与其结盟的伐木承包商赚取收入。林业部门的腐败也很普遍。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编制的2014年清廉指数中，缅甸在175个国家中排在第156位。¹⁵ 2015年5月，林业局宣布700名雇员面临腐败指控。¹⁶

由于缅甸的复杂历史和民族多样性，很大一部分国土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这些地区，如钦邦(Chin State)和克钦邦拥有大片森林，而且地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境地区。某些停火区域，比如与泰国接壤的克伦邦(Karen State)，实行一套被称为“修正程序”的制度，在较低的法律合规水平上进行由MTE授权的采伐作业。但一般而言，根据缅甸的森林法，在民族冲突地区进行的采伐被视为非法，来自这些地区的木材实际上被界定为犯罪。

除了监督伐木作业以外，MTE也控制着木材贸易。所有合法木材都必须带有“MTE”标记锤标记，并从缅甸的主要港口仰光发运。¹⁷ 在MTE制度下采伐的原木，大部分通过非透明的拍卖会出售。

根据原木出口禁令出台之前的官方贸易数据，印度是缅甸木材的最大进口国，其次是中国。在缅甸于2010年初启动政治改革之前，美国和欧盟都对从该国直接进口的木材实施制裁。这些制裁措施现在已被解除，柚木在这些市场尤其抢手。2014年8月，美国财政部宣布暂时豁免针对MTE的制裁，允许美国公司直接与该公司开展贸易。¹⁸ 缅甸已与欧盟开始商谈有关双边木材贸易的自愿伙伴协议。

在森林治理薄弱的大背景下，目前缅甸当局查扣的木材数量较大，特别是高价值的树种，如柚木和缅甸花枝。被查扣的木材大部分移交MTE，由其在拍卖会上出售。2013年4月至12月，政府查获3万5000吨非法木材，包括5000吨柚木。¹⁹ 2014年4月1日原木出口禁令生效后的三个月期间，缅甸境内查获了超过2万吨木材，包括5000吨缅甸花枝。在谈到这些数据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林业官员说：“今年的木材走私活动比去年更糟糕。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走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²⁰ 2015年1月在克钦邦展开的一次重大查扣行动酿成了外交事件，因为有155名中国劳工在伐木现场被逮捕，后来被判处终身监禁，但随即获缅甸总统赦免。²¹

下图：
缅甸花枝原生树，实皆省。





缅中陆路木材贸易简史

上图：
木材贸易商在查看来自缅甸的原木，云南片马，2012年。

从缅甸到中国的非法跨境木材贸易已经持续了25年以上。它已被证明能够经受冲突、停火、经济衰退、政府政策变化、暂时打击乃至缅甸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稳定增长后，贸易规模在2005年达到顶峰。在负面消息导致2006年政策变化后，上升趋势中断了几年，但到了2013年又恢复峰值水平。

这项贸易的地理枢纽是缅甸克钦邦和中国云南省紧靠边界的三个州：怒江、保山和德宏。木材（绝大部分是原木）越过1000公里边境上的数十个过境点——既有正规的边境口岸，也有秘密的土路。

在怒江，主要过境点是被列为省级开放口岸的片马，在克钦邦北部山区采伐的树种木材，如铁杉、桦木和枫木，从这里进入中国。在保山，被称为“杂木”的较低价值树种木材，如陀螺龙脑香木(kanyin)，在克钦邦被采伐后，经这里的几个过境点（如中国国务院指定的边境经济合作区猴桥）进口。在德宏，大部分木材经由瑞丽市的姐告出口加工区进入中国。这里的贸易以较高价值的品种为主，尤其是缅甸花枝、缅甸花梨以及柚木，这些木材来自缅甸实皆省、掸邦北部和克钦邦南部。入境后，非法木材被卖给交易商，其形式要么是未经

加工的原木，要么是半加工的锯材，比较名贵的木材被运至中国一些主要木材加工中心，如三天车程外的广州。

在边境的缅甸一侧，领土控制是复杂和可变的。缅甸政府及其军队控制着大约60%的克钦邦，其余地盘被各个民族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瓜分，主要是克钦独立组织(KIO)及其武装力量克钦独立军(KIA)，以及克钦新民主军(NDAK)。非法木材在从伐木场运往中国的途中，往往要经过由政府 and 不同组织控制的地盘，各方都会在一系列检查站征收非正式的“税”。

一些盘根错节的势力相互勾结和竞争，争夺采伐地点和通往边境的运输路线，形成一个受利润驱动的权宜安排。这些势力包括克钦邦的地方政府和军方官员、民族政治团体、克钦和中国商人，以及其他各方之间穿针引线、发挥关键作用的中间人。常见的一种做法是在克钦邦买下“一座山”。当地民族团体，如NDAK，授予指定区域的采伐权，期限一般是一年。此类权利通常由云南省的一群中国商人通过某个中间人买下，中介疏通了第一线（无论是采伐地点还是通往边境的路途沿线）各个派别的人脉。一旦生意谈成，中国商人就把采伐和运输转包给较小的个人和企业，由其在云南省招募当地劳工，让

他们越境进入缅甸砍伐林木，并将木材运过边境。

非法跨境木材贸易完全由中国对成本相对较低的原材料的需求推动，并受到中国的地方和国家贸易政策、以及克钦邦的腐败、冲突和薄弱法治推动。一个国家对原材料有旺盛需求，与其接壤的邻国边境地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但不稳定，而两国间的边境又存在很多漏洞——这种组合对于克钦邦、掸邦和实皆省的森林，对于依赖这些森林谋生和获得生态安全的当地社区是灾难性的。

从时间顺序上看，导致目前大规模非法木材贸易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中国和缅甸政府签署的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以及缅甸政府与民族抵抗组织达成的停火协议，导致此前闭塞的地区逐步开放。1988年，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份跨境贸易协定，随后缅甸和云南省在1989年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包括一份林业协定。同年NDAK签署了停火协议，使克钦邦北部的一大片地区可被密集采伐。在这一时期的开端，采伐和贸易是小规模的，用骡子运送相对少量的木材，供本地使用。10年后，克钦邦此前完好的原生森林遭到采伐。卫星分析表明，从1978-89年至1989-96年，克钦邦的毁林面积增至原有水平的三倍多，其中一半消失的森林归因于砍伐。²³

在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的第二阶段，跨境木材走私迅速升级。1997年，缅甸与中国的林产品贸易总量为30万立方米；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已达到160万立方米。²⁴ 在这个总数中，100万立方米的非法原木是越过缅中边境被运到云南的。²⁵ 一个主要因素是云南在1996年实行禁伐令，随后中国在1998年颁布全国禁伐令。一夜间，云南的木材加工业面临崩溃，因而日益转向克钦邦寻求原材料供应。KIO与缅甸军政府在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也使大片森林可被采伐。

第三阶段始于2006年，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道让世人关注缅甸北部猖獗的非法

采伐和贸易。缅甸中央政府意识到，MTE制度及其商业伙伴使官方渠道失去了大笔收入。2006年1月，缅甸森林部长公开承认，非正式的跨境木材贸易数量巨大。几个月后，中国当局回应其当时盟国的关注，采取行动阻止木材流动。3月，云南省政府宣布暂停进口木材入境，并禁止中国公民越境从事伐木。²⁶

2006年5月，云南省政府出台了管理缅甸和云南之间木材贸易的新规定。²⁷ 这项规定要求预先核准木材“合作项目”，即要求木材进口企业进行登记（每个州的指标是五家进口商），并得到缅甸中央政府批准。到2006年末，有报道称，边境木材贸易已部分重新开放，被选中的企业按照一个配额制度开展贸易。²⁸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在几年期间抑制了贸易，2008年，只有27万立方米原木越过边境。

然而，贸易量的下降并没有持续。到2013年，缅甸和中国之间的木材产品贸易达到170万立方米（其中93万8000立方米是原木）的创纪录水平，价值6.21亿美元。在这个总数中，94%是经云南昆明海关进入中国的。²⁹ 这些木材由陆路运输越过边境，违反缅甸的森林法规，也违反云南省政府在2006年宣布的政策变化的意图。非法跨境木材贸易已经反弹，恢复了峰值流量。³⁰

“非法跨境木材贸易完全由中国对成本相对较低的原材料的需求推动”

缅甸红木面临威胁

过去两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红木木材以极快速度增长，直接推动非法和不可持续的采伐活动。

EIA研究表明，按照目前的趋势，缅甸首当其冲的两个红木树种——奥式黄檀（*Dalbergia oliveri / bariensis*，Tamalan，俗称缅甸花枝，云南称白酸枝）和大果紫檀（*Pterocarpus macrocarpus / 缅甸花梨*）——可能在短短3年后就被砍伐殆尽，遭遇商业意义上的灭绝。

缅甸花枝被列为“保护”物种，依法只有环境保护和林业部才有权采伐和贸易，然而通过一项庞大的非法贸易，它已成为中缅边境贸易量最大的木材树种之一。数据显示，缅甸原木出口禁令正式生效后的一个月里，就有价值5200万美元的红木原木被运过边境。²²

EIA的调查



自2012年以来，EIA对缅甸和中国之间的非法跨境木材贸易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实地走访了克钦邦和实皆省，云南省的怒江、保山和德宏州，以及木材贸易枢纽——昆明和中国南方广东省的广州市。

EIA的调查结果证实，在2006年受到暂时打击之后，这项贸易已卷土重来，其规模接近2005年之前的高峰年份（那时每年有100万立方米的原木越过边境）。2006年出台措施仍有残余影响的唯一证据是，边境的中国一侧要求提交正式文件，包括相关木材已被缅甸中央政府指定为合法的证明。鉴于缅甸的森林产品法规明文规定，只有受MTE控制、并通过仰光发运的木材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缅方从2014年4月起实行原木出口禁令，这些文件不可能是真实的。EIA遇到的许多贸易商介绍说，只要在边境的中国一侧缴纳了该付的税款，货物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无论木材是否来自非法采伐作业。

沿着克钦-云南边境，EIA发现了不断转移的贸易路线，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比如冲突重燃，或者靠近正在作业的伐木地点）利用不同的过境点。2011年6月，缅甸军方与克钦独立组织再起冲突，对走私路线和过境点产生了影响，但没有影响贸易规模。

中国贸易商在与EIA卧底调查人员会面时透露，随着密集的伐木作业导致靠近边境的商业木材供应趋于枯竭，伐木作业正向克钦邦的纵深地带转移。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法木材来自克钦邦以外，尤其是高价值树种的木材，如实皆省的缅甸花枝和北掸邦的柚木。2013年，红木原木的跨境走私出现激增，达到22万立方米，价值约3亿美元。³¹

通过调查，EIA摸清了这项跨境贸易的基本脉络，能勾勒出非法供应链的关键组成部分和主要罪犯。尽管缅甸

境内的伐木和木材流入中国的状况乍看之下似乎是混乱和复杂的，但它实际上是高度结构化和精心策划的，不同派别相互勾结，以牺牲缅甸的珍贵森林为代价为自身牟利。

2012年的调查：

怒江和保山

2012年4月，EIA调查员走访了木材进入云南怒江和保山州的主要过境点，并找到了以昆明和广州为大本营、依赖从缅甸陆路进口获取原材料供应的木材贸易商及加工企业。

在怒江自治州的片马，EIA调查员目睹主要道路沿线的贮木场存放着大量原木。作为省级开放口岸，片马历来是原木进入怒江的主要过境点。2002年，怒江从缅甸进口了30万8000立方米原木（远高于1997年的仅仅3万6000立方米），其中95%是经片马入境的。³² 边境的克钦邦一侧在NDAK控制之下，邻近的克钦邦北部山区的采伐特许权也由该组织控制。

贸易商们表示，贮存在片马的大部分木材由一家名为远东的公司拥有，该公司正按照一个水电大坝开发计划，在邻近的克钦邦进行采伐。零星冲突扰乱了贸易，有报道称，一座重要的桥梁被炸毁，暂时影响了供应。EIA遇到的一名伐木工介绍说，他和29名工人被招募，工资是每天100元人民币（合15美元），他们徒步跋涉抵达克钦州的采伐作业点。砍了一星期的树后，他们遭到军队的袭击，于是大家四散逃跑了。他是唯一逃回片马的人。³³

在保山州，最繁忙的过境点是自治，在这里，EIA调查员观察到多辆卡车利用一条浅水河把木材运到一个又一个库存充足的原木贮木场。其中一些贮木场可看到买家



在寻觅铁杉和月桂等木材。在邻近的克钦邦采矿的中国的矿业公司所建造的道路，似乎导致途经自治的木材贸易量有所增长。距此不远的滇滩曾经是该地区最繁忙的过境点，但由于克钦邦一侧的NDAK收取更高费用、以及边境一带森林严重被毁，因而已被放弃。

EIA调查员从边境地区动身前往昆明，该市是云南省会，也是从缅甸陆路进口的木材运往中国南方各个木材加工中心的重要枢纽。在西南木材市场，EIA调查员观察到这里销售的缅甸木材数量有所减少。卖家表示，这是因为伐木作业为了找到商业采伐区而不得不向克钦邦纵深地带转移，也是因为战火再度燃起的影响。一名贸易商在描述克钦邦采伐森林的情况时说道：“所有缅甸木材都是非法窃取和采伐的。那边环境也破坏太狠。一座山一座山这样子过去。蛮恐怖的。”

在广州，EIA卧底调查员见到了沐年木业公司的老板。这家家族企业成立于1987年，从事缅甸原木的贸易，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缅甸柚木加工企业之一，主要生产地板。其全部柚木供应都来自北掸邦的勐密(Mongmit)，并通过云南瑞丽进口（该公司在那里有一家规模可观的工厂），是在缅甸政府体制外购买的。正如该公司老板温水年所说：“我们不关心这些材料通过什么渠道进来，只要他们送货到中国，而且报了税。”

在昆明和广州两地与经营缅甸木材的其它公司的会面，证实了这项贸易的几个关键点：随着森林资源趋于枯竭，伐木作业向缅甸纵深地带转移；在边境的中国一侧交税很重要，目的是让木材“合法化”；这条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关系错综复杂。就连大买家也无法直接找上缅甸境内的木材源头，多数交易是在木材已运至边境附近后做成的。这项贸易做得成，是因为有神通广大的中间人参与。

对页：
云南自治的成堆原木，缅中边境，2012年。

左上图：
一辆运载原木的卡车驶过界河，云南自治，2012年。

右上图：
片马镇，原木从缅甸进入云南怒江州的主要入口。

EIA的调查

EIA 2015年的调查：

德宏

2015年6月，假扮成木材采购商的EIA调查员前往云南德宏州，以评估从邻国缅甸流入的非法木材的数量水平，以及把木材运至中国所用的方法。在三个边境州中，德宏州历来是最大的木材入境点。2005年，在从缅甸流入云南省的100万立方米非法原木中，德宏州占了60万立方米。³⁴ 德宏的突出角色是由于国际边境口岸木姐-瑞丽(Muse-Ruilu)、包括姐告出口加工区的存在，同时边境的缅甸一侧接近较高质量的道路意味着，进入该州的木材来自更远的地方，比如北掸邦的柚木和实皆省的红木。

在一周的调查期间，EIA在瑞丽和附近的弄岛走访了几个原木贮木场和木材加工厂，以及一些主要过境点，包括木瓜坝(Nbapa, 缅甸一侧)一班岭过境点。与木材贸易商和报关代理的详尽讨论，揭示了一个致力于从缅甸采购非法原木和锯材的组织严密的网络，以及这些进口如何在边境的中国一侧通过税收来“规范化”。

弄岛

庞大的弄岛镇坐落于南碗河畔，其主要存在理由是作为从缅甸进口的木材的储存和贸易中心。2014年4月，在缅甸政府军与KIO发生冲突后，克钦邦一侧通往弄岛的主要道路被缅甸军方控制。³⁵

该镇有很多规模不等的原木贮木场，其中一些堆放着2万立方米以上的原木。其中不少贮木场被多家等待采购商的木材贸易商用作仓库。在EIA调查员走访时，库存的主要品种是柚木、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大部分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是木方(方形原木)，直径相对较小，有很多是2013-14年伐木季节剩下的。与此相反，柚木原木和木方都是新鲜切成的，其中一个贮木场在EIA调查员走访期间收到几千吨柚木原木。

在弄岛最大的进口商之一易富商贸公司内，一名公司代表告诉EIA调查员，她的大部分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是在2013年进口的，但至今仍未售出。她说，自2014年年初以来，市场一直在走下坡路，弄岛和瑞丽的很多贸易商都保持着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红木库存，等待价格回升。她解释说，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的市场在2013年见顶，当时对红木家具飙升的需求达到最高峰。那时，福建、广东和浙江等省的商人蜂拥而至，为他们的工厂购买原材料。那时的价格也直上云霄：尺寸较大的缅甸花枝木方(直径大于30厘米)可卖出每吨5万至8万元人民币(合7700至1万2500美元)的天价。

在投机行为催生典型的泡沫市场之后，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市场从2014年初开始走下坡路。到了2015年中期，同样的缅甸花枝价格几乎减半，各家交易商纷纷囤积货源，而不愿亏本出售。易富之类的公司将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两种木材的进口量分别减至其进口木材总量的大约25%，而其余50%由柚木构成，柚木价格稳步上涨。EIA调查员在弄岛和瑞丽观察到的一个重大趋势是，缅甸柚木的贸易迅猛增长，而红木需求则在下降。



除了价格下降以外，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需求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影响了红木家具等奢侈品的销售。以往常常把客户从德宏州芒市机场接到瑞丽购买翡翠和红木的一名司机表示，他的生意做不成了。一位贸易商告诉EIA调查员：“（市场上）没有动静。只有政府官员买这些东西……他们一年的工资是5万至6万元人民币，他们怎么买得起这些？只有通过腐败，要不然你怎么买得起这些东西？”

瑞丽

从弄岛驱车出发，不到一小时就能抵达瑞丽市中心和邻近的姐告边境口岸和保税区。整座城市散布着无数贮木场和木材加工厂，该市表面上的繁荣似乎依赖于从事缅甸原材料（尤其是木材和翡翠）贸易。

在瑞丽，尽管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进口有所下降，但较大尺寸材料（直径大于30厘米）的贸易有增无减。在姐告保税区的几个贮木场，EIA调查员观察到每天都有卡车卸载大尺寸的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木方。EIA调查员看到成群的访客在姐告和瑞丽购买这些材料。尽管用于红木家具的较小尺寸红木木方需求下降，但较大尺寸的红木木方作为投资对象仍受到追捧。据一些贸易商透露，这些大尺寸的材料只有在瑞丽才买得到，而在弄岛是几乎不存在的，很可能是由于木材来源和运输物流不同。

对页左图：
买家在查看非法的缅甸花枝木方，
弄岛，2015年6月。

对页右图：
新鲜的柚木原木，弄岛，2015年6月。

下图：
运载原木的卡车在克钦邦一侧等待过
境进入中国，2015年4月。



EIA的调查

过境点

虽然距离瑞丽50公里范围内有好几个用于木材运输的过境点，但EIA调查员了解到，除了木瓜坝-班岭过境点之外，其中数个过境点在2014-15年伐木季节基本上没有被使用。2015年初，EIA调查员观察到满载木材的卡车在边境的缅甸一侧排成长队，等着过境。当EIA调查员在2015年6月下旬走访班岭时，巨大的原木贮木场几乎已被清空，只有一小堆新鲜的柚木在那里。中国货主告诉调查员，这些材料只是在几星期前才运到的，他有大约100吨储存在边境的缅甸一侧。他还透露，这些柚木原木是在边境对面的“红线”区域直接向缅甸军方购买的；据他介绍，过了这条“红线”对中国公民就不安全了。在班岭村，村委会在2007年9月张贴的一张告示称，中国公民不得非法越境进入缅甸从事采伐或木材贸易。

班岭是一个非正式的过境点，没有专职的检查点。当地消息人士称，该地区至少有10个这样的过境点可以让木材入境，运至弄岛。其中不少过境点被形容为未铺砌的山路，且缅甸一侧多数坐落于KIO控制的地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瑞丽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从多个不同过境点接收木材。很大一部分木材经过向弄岛供应木材的跨河过境点沿河进入瑞丽。这一点得到总部位于瑞丽的荣茂商贸公司的证实。该公司在KIO所占地盘的几个主要过境点拥有业务，可把木材从缅甸运至其在瑞丽的贮木场。

瑞丽还有很大一部分木材是从木姐（缅甸）运至姐告口岸的，这是一个正式的国际边境口岸。在总部位于姐告的两家木材进口企业中，金星贸易是整个云南省最大的木材进口商之一。

据金星贸易公司的一个负责人介绍，在运至该公司贮木场的木材中，98%来自曼德勒(Mandalay)周围地区和克钦邦南部，包括蒙育瓦(Monywa)和恩济(Ingyi)。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等红木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有一位贸易商从靠近印度-缅甸边境的实皆省Kalay和Tamu采购这些木材。偶尔，由缅甸当局拍卖的查扣木材也会抵达姐告。

抵达弄岛的木材主要来自（或者经过）克钦地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弄岛买得到的木材一般质量较差，因为这些木材大多来自已经遭到密集采伐、出现退化的森林，而相比之下，在姐告销售的木材来自缅甸的纵深地带，它们尺寸更大，质量也更好。一位贸易商表示，如今伐木者不得不深入缅甸境内300公里，才能找到有商业价值的大树。

跨越边界

在边境的缅甸一侧，运往弄岛与运往瑞丽的木材的主要过境点处在不同势力的控制之下。木瓜坝-班岭的活跃

过境点是KIO的地盘，而木姐-姐告是缅甸政府的领土。由于这些不同的局部情况，在这些过境点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体系，确保木材畅通无阻地流入中国。

关键人物

经木瓜坝过境的所有木材都受到一个被称为BDYA的4人团伙的控制。BDYA是一个缩写，取自这些人在当地所用名字(Brang Nu, Dung Hpaung Gun, Lee Maw Yung 和 Ali Jie)的首字母。BDYA被当地的木材贸易商称为“大组”。这个团伙利用一个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涵盖KIO、缅甸政府和军方，以及中国地方官员)，在确保较小的中国企业，即“小组”所采伐的木材从伐木现场一路运过边境、而不会遇到问题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每年(从7月至次年6月)，BDYA的成员竞标获得对经木瓜坝和其他一些较小过境点的全部木材征税的专有权利。此外，BDYA也会买通缅甸军方官员(通常是用金条)，确保运载木材的卡车在开往边境途中安全通过政府控制区。在跨境木材贸易中，黄金已成为大笔付款的首选货币，原因是大量假钞被用于木材贸易。为了使其“投资”盈利，这个团伙对通过自己控制下的过境点的所有木材货物“征税”。2014年，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的“税率”为每吨大约8000元人民币(合1250美元)。

BDYA成员的活动并不限于把持木材运输路线，他们也参与克钦邦的伐木作业和农业种植园，以及云南省的木材交易和加工。

BDYA关键成员之一是Ali Jie(音译为阿丽姐，又名李心丽)，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女人。多年来，她利用自己与KIO和缅甸军队两方面的密切关系，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业务范围涵盖赌场税收、翡翠、矿产和农业种植园。在21世纪的头几年，她利用自己与当时缅甸军队北方军区司令Maung Maung Swe的密切关系，获得了克钦邦的采伐特许权。³⁶

与KIO某高级人物的另一层密切关系，使她能够获得多个利润丰厚的商业机遇，如征收税款，以及KIO总部所在的拉咱镇(Laiza)的酒店经营。她还从事着独立于BDYA的活动，比如掌控在拉咱和盈江(瑞丽以北)之间流动的各种大宗商品的税收。

BDYA的第二个关键人物是Li Maw Yung(中文名字是李茂荣)。以瑞丽为大本营的李茂荣，拥有数家公司，包括荣茂商贸(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和R & M Wood，生产红木家具和胶合板。

李参与跨境木材贸易至少已有10年。2009年有报道称，他的公司在班岭拥有一个大型贮木场，在木瓜坝拥有一家锯木厂，并曾在一个伐木季节就向克钦邦的民族政治团体支付了150万美元。据悉，他在与时任缅甸北方军区司令的梭温(Soe Win)达成交易后，负责在克钦邦八莫(Bhamo)地区监督几个小规模伐木团伙的运作，为此收取60万元人民币(合8.8万美元)的费用。³⁷

瑞丽和弄岛的贸易商们在2015年告诉EIA调查员，李茂



荣实际控制着进入弄岛的木材供应线，并拿到了2014-15年伐木季节对所有经木瓜坝运输的木材征税的权力。据称，他是当地最大的木材贸易商，有“龙头”之称。在EIA实地调查之际，李在瑞丽的几个贮木场拥有4万吨库存，而且在红木价格下降之际在积极从事柚木贸易。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荣茂在2014年进口了1.026万吨缅甸柚木原木，使其成为中国第三大柚木进口企业，此外还有1.272万吨红木。³⁸

据悉，自2011年KIA与缅甸军方再度爆发冲突以来，BDYA增加了活动。到了2015年，这个团伙内部出现了矛盾，原因是Ali Jie向KIA支付了一大笔钱，获得采伐和木材贸易权利，并把BDYA的其他成员排除在这笔交易之外。³⁹

然而BDYA并没有完全垄断该地区的木材贸易。在弄岛有五个小团伙利用缅甸军方控制的领土上一些偏僻的土路，避开了BDYA的税收；缅甸军方对通过其领土运输的原木收取每吨至多三万元人民币（合4700美元）费用。其中一个团伙的一位成员告诉EIA调查员，自边境对面重燃战火以来，他的生意增加了。

报关代理

无论来源或过境点，一旦木材从缅甸进入中国，只要缴纳了进口税，就被视为合法，可以投入贸易和经销。此外，姐告有国家级自由贸易区地位，而弄岛有省级自由贸易地位，贮存在那里的木材只有在出售后离开时才须缴纳进口税。这对中国进口企业是一个有用的激励，因为他们可以把木材贮存在安全地点，避开边境对面缅甸的动荡地区。

跨境贸易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向中国政府支付的税费和有关报关程序（涉及提交文件，证明符合云南省



最上图：
荣茂公司拥有的缅甸原木，瑞丽，
2015年6月。

上图：
班岭村的村委会在2007年张贴的告示，
禁止中国公民非法越境进入缅甸砍伐、
运输木材和赌博。

左图：
阿丽姐，BDYA团伙的主要成员。

EIA的调查

2006年出台的暂行措施要求)。这一职能由在云南省商务厅登记注册的贸易/物流公司履行。

在姐告，EIA调查员见到了当地最大的缅甸进口木材清关代理——云南瑞丽金星贸易集团(Yunnan Ruili Jinxing Trade Group)的工作人员。金星为寻求进口木材的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包括为抵达木姐-姐告口岸的每辆卡车木材办理报关手续，并提供自贸区内的原木贮存设施。

EIA调查员就进口流程与金星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看到了货物清关所需的文件样本。据这名负责人介绍，不需要缅甸方面的任何出口文件就可安排中国的进口单据。他补充说：“在那边，那是走私货，只要你付够钱，他们就让你运过来。”进口要求包括检疫、工商、国家林业局和海关文件。

EIA调查员跟着这名负责人来到姐告检查站，亲眼观察相关操作程序。在这个口岸，卡车司机把自己的护照、文件和钱交给金星员工，后者随即走进办公室，把证件文书和钱交给一名海关官员。处理完毕后，海关工作人员向站在办公室外面、负责检查卡车的军人做了一个手势，木材卡车就被放行了，没有受到检查。金星之类的

公司显然与海关官员关系密切。

EIA看到的文件显示，金星公司获得了云南省商务厅授予的进口5万立方米缅甸原木的额度，这份文件是在2014年3月4日签发的，就在缅甸的原木出口禁令生效前夕。时至2015年6月，它仍被用来办理原木货物的清关手续。

2015年，中国海关对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征收的税大约为每吨2200元至2300元人民币。柚木原木的税大约为每吨800元人民币。据悉，2014年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的税是每吨1000元。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金星是2014年最大的红木原木进口



缅甸花枝木材在金星公司仓库被卸载，姐告，2015年6月。

姐告边境口岸。



跨境木材贸易是如何运作的

木材来源

1a. 贸易商们组成财团，筹集投资资本，向当地军方租赁山区的采伐权。
合同往往得不到遵守，取消或暂停随时可能发生。此类运作在K10地盘相当普遍。

要租下一座山，成本为每座山数百万元人民币，具体金额取决于山的大小。此外还需要支付修建道路和雇佣劳动力的额外款项。支付给伐木工人的工资平均为每天300元人民币。

1b. 买家向村民采购，后者进入山区采伐木材
规模较小的贸易商一般选择这种采购方式，因为它与租下整座大山的高额初期投资相比风险较小。各界对非法采伐的关注加大，也使这种选择更可行。

2014-15年度价格大致如下：
6000元至7000元人民币（缅甸花枝）
4000元人民币（缅甸花梨）
2500 / 3600-3800元人民币（柚木原木/木方）

运输

2a 从森林至边境的运输
价格随地区和路线而各有不同。运输需要4天至一周以上时间，取决于地点和路线。

每辆40吨卡车8万元人民币，或者每吨2000元人民币（弄岛估计）此外还有每辆卡车1万元人民币的“卡车进入费”

2b 从森林至边境运输途中支付的额外款项
这些款项往往被称为“税”，但在现实中，它们大多是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贿赂。此类款项在由不同实权部门（林业、警察、军队、K10等）运行的检查站支付。

平均每辆40吨卡车20万元人民币，或者每吨5000元人民币（超过6个检查站 = 弄岛估计）平均每辆卡车38万元人民币（检查站数目不详 - 姐告估计）

出口税费

3a 支付“大组”出口税
在通过由K10控制的过境点时，必须向大组付款，才能让木材离开缅甸。

根据2015年的情况：
5000元至6300元人民币（缅甸花枝 / 缅甸花梨）4000元人民币（柚木）

3b 支付缅甸政府的出口税
尽管这仍未得到证实，但据悉缅甸政府征收的出口税是在每辆卡车（而非每吨）基础上计算的。

根据 30-40 吨的卡车：
每辆卡车2万至3万元人民币

进口税费

4 中国进口费用
被贸易商们统称为进口税，但据悉涵盖诸多费用，例如向政府缴付的检疫和检查费、进入国家金库的增值税和地方税等。具体费用是根据进口的品种及其重量计算的。

2015年税率：
2200元至2400元人民币（缅甸花枝 / 缅甸花梨）
(2014年：平均为1000元人民币)
7000元人民币（柚木）

市场价格

瑞丽 / 弄岛的原材料
价格取决于尺寸

3万元人民币+ (>30厘米直径的缅甸花枝)
1.5万元人民币 (<30厘米直径的缅甸花枝)
1万至2万元人民币（柚木）

中国市场的成品价格

缅甸花枝三件套大床
缅甸花梨写字桌
标准柚木地板

6.8万元人民币
2.65万元人民币
450元至500元/平方米

注意：所有数字均来自EIA在2015年6月进行的实地调查，货币是人民币。

案例研究

155名中国人在缅甸被捕事件

2015年1月，缅甸军方突袭了距离克钦邦首府密支那(Myitkyina)大约100公里的万貌(Waingmaw)地区一个庞大的伐木现场，逮捕了155名中国公民，消息传来，云南保山州主要城镇腾冲受到世人关注。多数被捕的伐木工人来自边境小镇猴桥，他们很多是被位于腾冲的公司招募的。

当地人想不到，这事后来会酿成一起外交事件。对于受雇在克钦邦伐木或运输木材的中国工人，将抓捕和零星暴力事件称为家常便饭，一名中国木材贸易商形容这种木材贸易为“血汗生意”。但在工作难找的偏僻边境地区，许多劳工愿意冒险一试。2014年，至少有1600名中国公民在上述抓捕行动发生的山头作业。⁴¹

腾冲向来是来自邻国缅甸的自然资源（主要是翡翠和木材）的重要贸易中心。EIA在瑞丽和弄岛遇到的许多贸易商来自腾冲。BDYA团伙的阿丽姐在那里有一栋房子。腾冲县政府曾出资在克钦邦修建道路，以加快原材料的进口，到了2005年，它在6个月里从对边境贸易征税获得7800万元人民币（合1000万美元）财政收入，大部分税收来自木材贸易。⁴² 距离密支那仅200多公里的腾冲，在云南省-克钦邦之间的贸易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这一点从腾冲猴桥过境点被晋升为国家级口岸就可看出。⁴³

尽管2015年1月在万貌发起的军事行动的事件乍看之下

是在混乱局面中偶然发生的，即数百名中国工人在克钦邦伐木现场被卷入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但EIA的深入研究显示，此类伐木行动是严密组织的，由有影响力的中间人和中资公司的掌控。

此次军事行动所在的克钦邦地区，是由一个脱离原组织的民族政治团体控制的，该团体名为那山翁瓦(Lasang Awang Wa, 音译为那山翁或者拉散翁)，取自其领导人的名字。此人原来是KIO的安全情报主管，2005年脱离KIO，与缅甸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以换取领土和有利可图的伐木和金矿采矿权。⁴⁴ 他的团体与NDAK结盟，两者都作为边境警卫部队(Border Guard Force)与缅甸政府配合。

在EIA看到的一份请愿书中，雇佣了被捕劳工的老板们称，他们向那山翁买下了在2014-15年伐木季节在其地盘采伐两座山的权利，这两座山分别被称为“龟头山”和“五台山”。这笔交易的一个关键中介是郭云刚，他代表腾冲的多家木材企业安排与那山翁达成交易。郭云刚是一位有原籍中国的缅甸公民，老家在腾冲附近的古永。他有军事背景，据称是边境警卫部队1003营的指挥官。也有消息称他是NDAK领导人、缅甸会议员择孔丁英(Zakhung Ting Ying)的养子。

EIA调查得知，在中国一侧，大多数被捕的中国伐木工和卡车司机是按照短期协议被招募的，整个行动的后台是四个大型木材贸易商郭位、李自波、张歧金和刘宽庄。他们四人构成了腾冲的“大组”。EIA的分析显



示，经猴桥边境口岸的跨境木材贸易在结构上类似于瑞丽那边的操作：“大组”“利用神通广大的中间人，从民族地方武装那里获得克钦邦的砍伐权，随后把砍伐权转售给一大批“小组”成员，他们向“大组”付费以使用采伐权和“大组”的道路。EIA调查员从逃离了上述缅甸军抓捕行动的一名卡车司机那里获得了一张收据，显示该司机在抵达伐木现场前在路上向大组老板支付了1250元人民币（合200美元）。

来自中国的运货司机还要在克钦邦境内的6个检查站（分别由边境警卫部队、KIO 和政府控制）支付“过路费”，每辆卡车共计大约2000元人民币（合 315美元）。中国的木材商称，他们是靠向缅甸的各路武装力量支付金钱和黄金得以为其生意铺路的。⁴⁵

就像在瑞丽一样，位于腾冲的数家贸易公司为经甘拜迪(Kambaiti, 缅甸一侧)-猴桥口岸进口的木材提供清关服务。当一辆满载木材的卡车接近中国一侧的边境时，有关贸易公司的代表就已经在木材实际老板的指令下，携带相关文件，来到关口办理清关。

2015年1月中国工人在缅甸被抓后，其中一批工人的老板呼吁腾冲当地政府出面争取他的工人获释，理由是他在2014年12月底为从该伐木现场进口至中国的木材交了税。向国家金库缴纳的增值税票显示，他三次共进口了339吨原木，清关手续由腾冲县宏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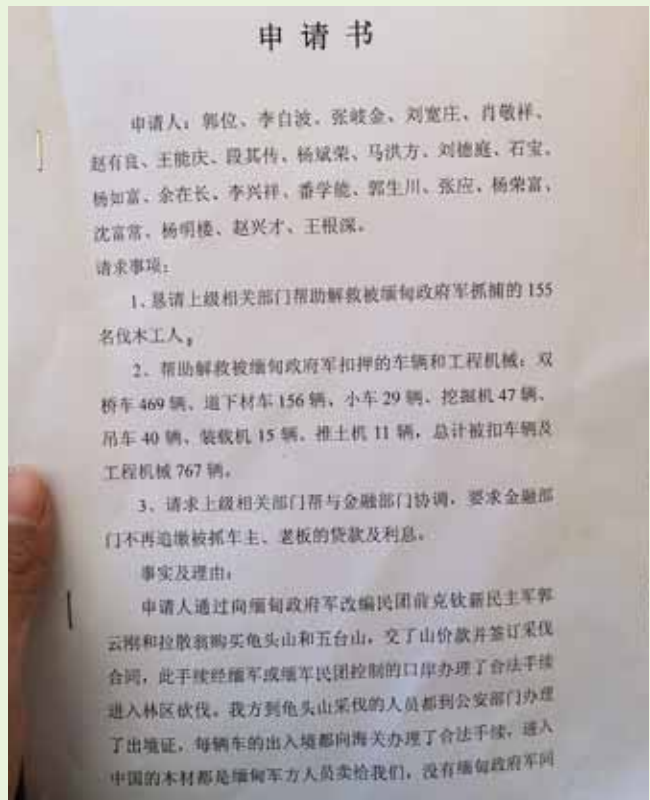
对页：
被捕的中国劳工，克钦邦密支那，2015年7月。



左图：
那山翁 (Lasang Awng Wa)。

左下图：
原木卡车司机向大组成员“交税”的收据。

右下图：
木材公司向腾冲当地政府发出的请愿书，请求政府协助争取155名工人获释。



案例研究

贸易公司办理。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宏宇和另一家公司——腾冲县兴华贸易公司在2014年从缅甸总共进口了1.7915万吨红木原木。

这么多中国工人在缅甸遭到逮捕和随后进行的庭审，使缅中边境一带见不得人的采伐和木材贸易生意，在暗中运作了几十年后突然暴露在聚光灯下。

一些因逃得快而没有被抓的伐木工人告诉中国媒体，他们相信自己在克钦邦作业是合法的，依据是中国官员在他们的边境通行证上盖了章，一路上无数检查站也给了收据。然而，这项命运多舛的伐木行动显然违反了缅甸政府的林业法规和原木出口禁令，因而也不符合云南省2006年出台的临时措施。虽然中国政府在正式场合承认其公民因涉嫌非法采伐而被捕，但中国媒体将这些被捕的劳工渲染为缅甸政府与民族政治团体之间围绕资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4月22日，被捕的中国公民根据移民法被判入狱6个月，但更高的量刑很快接踵而至。⁴⁶

7月22日，在几次推迟后，153名中国劳工被判处无期徒刑（通常执行20年刑期），这是根据《公共财产保护法》（Public Property Protection Act）和禁毒法可以判处的“最高刑罚”，而另外两个未成年劳工被判10年监禁。⁴⁷

但是，该案的高潮还在后面。几天后，在中国政府请求妥善了结此案并尽快将上述人员交还中方之后，该案又出现转折，根据缅甸总统授予6996名囚犯的大赦令，155名中国劳工全部获释。⁴⁸ 在中国劳工的家人欢庆此举的同时，缅甸各界有很多人公开批评这个决定。⁴⁹ 在返回腾冲地区后，获释的伐木工人被当地政府官员告知，不要与媒体交谈，在年内不准再去缅甸。

下图：
边境小镇猴桥，许多被抓的伐木工来自这里。

底部图：
在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中国工人获得缅甸总统大赦。



© Minzayar/Initium Meida



© Minzayar/Initium Media

肮脏交易中的牺牲品

在缅甸军方发起抓捕时及时逃脱的伐木工和卡车司机，在重返中国境内后向媒体叙述了他们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

他们谈到连续几天翻山越岭，白天躲起来，而且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因为他们借款购买的卡车被缅甸军方查扣了。有人透露说，他们在老板买通了缅甸军方后获释。

来自猴桥的一位村民告诉EIA：“这是我第一次去缅甸，我在那里修路，但我永远不会再去那里了。我本来要在那里做两个月的活，工钱是每天300元人民币（合47美元）。当我在路上被捕时，政府军的一个士兵拿走了我的钱包、手机、皮带和鞋子。他们对所有中国人都这么做了，我们再也没有拿回那些东西。我有边境通行证，我的卡车还有中国政府发放的许可证，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那里工作是不合法的。”

另一位来自腾冲的司机说：“我们日夜跋涉，后来与其他小股出逃的中国人会合。我们花了四天时间逃回中国。我们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卡车是用贷款买的，我们不得不丢下车。到头来我们只是欠了一身债。”

还有一位伐木工在被捕后成功地花钱逃脱，一份中国媒体如此描绘他的经历：政府军的抓捕行动开始后，他在山上躲了两天。饿坏了，于是冒险跑回自己的车里找些吃的。突然间几枝步枪指着他的头。被关押十几天后，他想办法搞到一张缅甸钞票。他手指着钱，向缅甸军官暗示：我给你钱，你放我走。军官心领神会，马上就转身走开了。他很快从寨子里拉回一个懂中文的缅甸人做翻译，告诉他：交出相当于2万元人

民币（合3180美元）的钱，他就放人，然后他会向上级报告说。工人由此得以逃脱。

这些证词印证了EIA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它们揭示了因缺乏工作机会而被引诱到克钦邦的中国工人所受到的层层剥削。为了每天不到50美元的报酬，这些工人们被推到非法采伐生意的风口浪尖，而在中国招募他们并借此赚取可观利润的老板们则根本不需要进入森林。

卡车司机通常被招募来执行特定任务，他们签的合同给予极少的死亡或伤害补偿。曾经发生一些司机被地雷炸死或致残的事例。一名司机对EIA调查员回忆说，他曾经与几名湖南伐木工在一起，他们踩到了地雷，“被炸得粉身碎骨”。

如果被士兵逮捕，能不能放人取决于老板买通当局的意愿。据称，在2015年1月的突袭行动中被抓的一些卡车司机，在老板们为每人支付30万元人民币（合4.6万美元）之后获释。在其他案例中，老板向缅甸的腐败官员付了款，可受贿者却食言了。⁵⁰

一位司机说，他在缅甸士兵的枪口下被抓获和铐上手铐后，他的老板不得不支付5万元人民币（合7800美元）让他获释。这名司机补充说，他“不指望缅甸人开出更低的价码，因为中国人去那里偷盗他们的东西，你怎么指望他们不来抓我们！”他接着说：“他们不会抓老板。老板们根本不去缅甸。”



中国的角色

上图：
供应中国红木行业的红木
木材，深圳观澜市场。

2012年，EIA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木材消费国，在2011年至少进口了1850万立方米非法原木和锯材，价值37亿美元，占中国木材产品进口总量的10%。⁵¹

这些发现得到2015年一项研究的证实，后者发现，2000年至2013年期间十大木材加工和消费国的非法木材进口总量达到6000万立方米，中国占了其中一半。⁵² 研究报告称，中国对木材进口的控制不如其它主要市场那么严格，造成全球遏制非法采伐的进展停滞。⁵³

中国作为世界各地非法采伐主要驱动因素的角色，原因在于国内对高价值热带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出口导向型的木材产品行业需求廉价原料、以及国内缺乏从供应链排除非法进口木材的法规。缅甸是中国市场的一大原木来源，其中绝大部分原木是非法的。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从缅甸进口了超过1100万立方米原木(HS4403)，价值27亿美元。

在这个总量中，40%是红木原木，20%是柚木原木。⁵⁴ 按价值计算，自2000年以来中国从缅甸进口的原木有一半是在2012年至2014年的三年期间获得的，突显高价值的红木原木贸易快速增长。

2014年，也就是缅甸开始实行原木出口禁令的这一年，该国是中国的第五大原木供应国（按量计算）。⁵⁵ 中国红木家具行业近年的戏剧性增长是这一需求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到2014年初，缅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红木原木供应国，出口量达到21万立方米，价值3.5亿美元。

中国法规政策的缺位

与其它主要木材消费市场不同，中国未能采取适当监管措施遏制非法砍伐的木材进口。尽管美国和欧盟都已实施禁止非法木材进口的法律，中国选择了无法执法的自愿指南。这些指南针对的是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而不是木材进口企业，因此符合中国政府的口径，即非

法采伐问题主要是木材生产国的责任。

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向在海外林业部门开展经营的中国企业发布了三份指南：没有一份指南遏止了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非法木材。例如，2013年5月，有关方面在莫桑比克北方彭巴市(Pemba)针对在该国运营的中资企业举办了一场培训会，目的是落实2009年出台的《中国企业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仅仅一个月后，一家参加培训会的中国企业就被发现在试图出口非法原木。

自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林业局和商务部一直在拟订《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林产品贸易与投资指南》，该指南理论上对于在海外经营的中国林业企业和（这一点很重要）木材贸易商是强制性的。然而，这份拟议中的指南实际上仍是自愿性质的，因为它没有包含不遵守行为的后果，而且不适用于中国境内的进口商或贸易商。

中国国家林业局自2009年以来还在拟订“中国木材合法性验证系统”(CTLVS)。有两个方案正得到考虑：与个别供应国的政府达成双边协定；以及一套属于自愿的由木材行业协会主导的采购指导系统。

其结果是，中国和缅甸的林业官员之间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议，讨论两国间建立联合木材验证机制的可能性。尽管让双方交换意见和信息的这种对话是可喜的，但实际成果——比如中国同意配合执行缅甸的原木出口禁令——仍然难以企及。现实是，两国间似乎存在根本的意见分歧：缅甸寻求邻国协助遏止非法木材跨境贸易，而中国寻求合法化这项贸易。以2015年6月在克钦邦密支那举行的这样一个双边会议为例，克钦林业部门希望将会议命名为“阻止森林资源的非法贸易”，但结果被更改为“促进森林资源的合法贸易”。⁵⁶

对于中国在打击非法跨境贸易方面缺乏协助，缅甸林业部门高级官员公开表示愤懑。2014年11月，缅甸环境保护和林



在中国销售的豪华红木家具。



深圳观澜市场的名贵红木家具。

业部的一名官员表示：“我曾请求国家林业局的部长级官员和云南省政府禁止非法进口缅甸木材。虽然中国的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支持非法贸易，但云南省政府优先考虑该省民众的就业和原材料供应。”⁵⁷ 2015年5月，缅甸林业局副局长对媒体表示：“我每次去中国，他们都承诺尽其所能。但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任何有效行动。”⁵⁸

“与其它主要木材消费市场不同，中国未能采取适当监管措施遏制非法砍伐的木材进口”

建议

缅甸和中国之间大规模非法陆路木材贸易，正在摧毁至关重要地区的森林，威胁当地社区的生计，挑起冲突和暴力，并且滋生腐败。两国政府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遏止这项贸易。

中国应当：

- 通过落实对等措施来尊重缅甸的原木出口禁令；
- 出台明确的法律禁令，禁止进口任何非法采伐的木材；
- 改革红木行业，确保其停止刺激对濒危物种的需求，终止非法木材贸易；
- 调查跨境木材贸易背后那些神通广大、有影响力的罪魁祸首（如BDYA团伙）的活动。

缅甸应当：

- 向所有出口市场（尤其是中国）澄清所有林业和木材贸易法律；
- 在对当前森林状况作出全面评估之前，减少全国范围的伐木作业；
- 建立一个涵盖自然资源的冲突地区对话机制；
- 继续发展容纳包括民族政治团体代表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进程，作为与欧盟开展的森林执法管理和贸易讨论的一部分
- 废止缅甸木材企业（MTE）目前监督伐木作业的职能，努力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提高信息透明度；
- 将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这两个红木树种列入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I（CITES Appendix III）。

参考文献

1.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Indo-Burma biodiversity hotspot, 2012
2. WWF, Living Forests Report, 2015
3.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Routes of Extinction, 2014
4.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0
5. WWF 2013 op cit
6. Hansen et al, High-resolution global maps of 21st century forest cover change, Science, 15 November 2013
7. FAO 2011; CEPF 2012; WWF 2015
8. Forest Trends, Timber trade flows and actors in Myanmar, 2013
9. EIA,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2012
10. EIA, pers comm confidential, 2015
11. NepCon, Myanmar Forest Sector Legality Analysis, 2013
12. Nepcon 2013, op cit
13. Forest Trends, 2013, op cit
14. NepCon, 2013, op cit
15.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4
16. Eleven Media, 700 corrupt forestry officials targeted, May 23, 2015
17. Forest Trends, Timber Trade Flows and Actors in Myanmar, 2013
18. Myanmar Times, US to waive timber sanctions for one year, August 11, 2014
19. Eleven Media, Myanmar seized 35,000 tons of illegal timber over past nine months, January 19, 2014
20. Eleven Media, Over 20,000 tonnes of timber seized in three months to July, August 11, 2014
21. The Guardian, Chinese loggers among 7,000 prisoners released in Burma, July 30, 2015
22. EIA Myanmar's Rosewood Crisis, 2014
23.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Logging Burma's Frontier Forests, 1998
24. 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 Myanmar Baseline Study, 2011
25. Global Witness, A Disharmonious Trade, 2009
26. Eric Tagliacozzo and Wen Chin-Chang, Chinese Circulations, 2011
27. Office of Yunnan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Interim measures to manage timber and min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Myanmar and Yunnan Province, May 11, 2006
28. Global Witness, 2009, op cit
29. Forest Trends, Analysis of the China-Myanmar Timber Trade, 2014
30. National Geographic, Myanmar's pending ceasefire jeopardised by skirmishes over illegal logging, May 20, 2015
31. EIA, Myanmar's Rosewood Crisis, 2014
32. Global Witness, A Choice for China, 2005
33. EIA,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2012
34. Global Witness, 2009, op cit
35. National Geographic, 2014, op cit
36. Kevin Woods, Ceasefire Capitalism: military-private partnerships, resource concessions and military state-building in the Burma-China borderlands, 2013
37. Global Witness, 2009, op cit
38. China Trade Information 2015
39. EIA, pers comm confidential, June 2015
40. CTI, 2015, op cit
41. Tencent News, The trapped loggers returned home after crossing ranges of mountains, January 23, 2015
42. Global Witness, 2009, op cit
43. Baoshan Investment, government website, Tengchong border cooperation zone project, 2014
44. Paul Keenan, By Force of Arms: Armed Ethnic Groups in Burma, 2013
45. Phoenix news, Chinese traders: the Burmese officials demanded gold bars for logging, August 6, 2015
46. Myanmar Times, Chinese timber smugglers face additional charges, April 28, 2015
47. Myanmar Times, Chinese smugglers hit with life terms, July 23, 2015
48. The Guardian, Chinese loggers among 7,000 prisoners released in Burma, July 30, 2015
49. The Irrawaddy, Questions raised as Chinese loggers cut loose, July 30, 2015
50. Want China Times, Cutting down Myanmar's forests a hard knock life for Chinese, February 19, 2015
51. EIA, 2012, op cit
52. Chatham House, Tackling Illegal Logging and the Related Trade: What Progress and Where Next, 2015
53. The Diplomat, China: The cause of (and solution to?) illegal logging, July 21, 2015
54. EIA, Analysis of Global Trade Atlas data, August 2015
55. Global Trade Atlas, August 2015
56. Eleven Media, Timber smuggling thrives in Kachin, June 5, 2015
57. Eleven News, Domestic issues blamed on Chinese failure to block illegal timber trade, November 9, 2014
58. Myanmar Times, Public urged to help fight illegal logging, May 25, 2015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

62/63 Upper Street
London N1 0NY, UK
Tel: +44 (0) 20 7354 7960
Fax: +44 (0) 20 7354 7961
email: uk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international.org



EIA - WASHINGTON, DC
PO Box 53343
Washington, DC 20009 USA
Tel: +1 202 483-6621
Fax: +1 202 986-8626
email: info@eia-global.org

www.eia-global.org